

◆流年碎影

人民路上的落叶

李晓宜

据说,每个城市都有人民路。我说的这条人民路,是安庆人民路。

人民路东起渡江路,长约三千米。渡江路是我童年的游乐场,那时路上车辆很少,上学放学都是和院子的小伙伴一起,拐个弯就上了人民路。去小学、中学,人民路都是必经之路。1980年代人民路两边栽满了梧桐树,幼小的才长出的叶子,摘下来穿到煮熟的蚕豆后面,然后给蚕豆点上两个小黑点,就可以变成一只小金鱼——小时候最爱玩这样的游戏。梧桐树树干粗壮,叶子也很肥大,看那些叶子的形状,感觉和书上的枫叶很像,等到了深秋,叶子变金黄然后近乎染点赭红的颜色时,更感觉和枫叶没两样。秋天的风吹起



来好像就不会停,路上天天都有落叶。这么多落叶,能不能找到两片一样的?我记得,住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也有这疑问。我们边走边找,叶儿有大有小,颜色有浅有深,寻寻觅觅,走走停停,玩得忘了上学,然后猛然一惊感觉快迟到了再撒腿向学校狂奔。放学路上时间够宽裕,还想找,但叶子被清洁工阿姨扫走了好多。

我们一直认为被扫走的那些叶子里,肯定有一片与我们上学来时路上看到的那特别红的那片叶子,一样。

只是没找回来。

那位女同学叫虹,我们从小学到初中,一直是同学。

到初中时我们就明白了,读《植物学》,笑对方傻——天下哪有两片一样的叶子?而且扫走的叶子,也不可能找回来;再而且,梧桐树叶和枫叶哪里像?小时候的看法真是幼稚。多读书,慢慢长大,思想才会成熟。

人民路上学校多,重点中学位置最偏。中

考时虹同学去了人民路终点的那所重点中学,然后考取了北京一所大学,毕业后去了南方;而我学习成绩一般,读的是人民路中段的一所高中,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,兜兜转转又回到安庆。

跑得远的,读书也好;读书好的,跑得也远。

感谢朋友圈,许多失去联系的同学得以重逢。聚会时,虹是从最远的南方赶回来的。我和她同学时间最长,两家住得也近,聊得就很多。多年不见,大家初相逢,她更多的是笑,欲言又止。不过谈到最近很流行的一种观点“学习不好的孩子是来报恩的”,她的话多起来。不谈上班路上让人抓狂的堵,不谈加班的夜有多深,也不谈下

班后回家还要辅导孩子功课,只说到还在安庆的父母——她说最怕半夜来电的铃声。因为有两次,是母亲打来的,说父亲的状态很不好。我们这代人,小时候听到最多的教诲是:好好学习,上个好大学!爸妈脸上就有光了;而等我们长大,父母渐渐变老,他们不说我们也知道:陪伴才是最好的报答。我们曾经以为读书能解决一切问题,思想成熟就什么都好——我们这样想,上帝是不是已经笑翻了?

虹甚至说,如果可以再选一次,她宁愿毕业后回安庆。

看她有些伤感,我说还是多读书好,能出去看看大千世界。利剑在手,天下我有。仗剑走天涯路费食宿都可以报销。老家田里的牛不错,华尔街你合影的那只牛也不错。她听着笑了。

聚餐选在人民路上的一家小酒馆,出门还是这条人民路。我们的学生时代上学的必经之路。

路仍在。现在的人民路,已经没有梧桐树了。一排香樟树摇曳在秋风里。依旧落叶满地。

◆凡人素描

吾师老戴

郑德文

高一入学报到那天,我兴致勃勃拿着安庆二中的人学通知单找到高一(四)班教室,门口被两张单人课桌拦住,桌子后面端坐一男老师,目光如炬,隐约间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隔空传来!

这难道是我的新班主任?我悄悄地从他面前溜了过去,绕到隔壁班门前,看到同学们围绕一个弥勒佛般的老师在叽叽喳喳、争先恐后地报到,心里好生羡慕。而我却不敢原路返回教室门前,只好顺着楼道另一侧楼梯下楼绕了一圈再上楼。教室门口已有三两个同学正在报到,我随即硬着头皮惶惶地贴了前去,在老师洪亮的提问中不知不觉办了入学手续。回家路上一直懵懂恍惚,因为自上学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深具震慑力的老师,一个想着偷懒、不求上进的差班生最不愿意遇到的也许莫过如此了。

这位让我深感畏惧的人,就是我的高一班主任兼物理老师戴林生。

戴老师上课很有特点。铃声一响,他走近教室,嘴里叼着一支烟,到了讲台前猛吸几口,然后用黑板擦的背板压灭,放置一角,下课后,又捡起来接着抽。他带的那本书似乎仅是摆设,只有布置作业时才会打开。上课时他一定会选一支好用的粉笔,要写起来顺畅、流利,不能有杂质,否则他会很生气,毫不吝惜地咔嚓折断。他讲课深入浅出,认真听的话,即使像我们这些基础很差的人也不难听得懂。每堂课开始,他必会提问,随机点名作答,回答正确请坐,回答错误得站着,听下一位同学回答,如此往复,会站起一大片,直到某位“救世主”出现,站着的同学方被准许坐下。有一次,老师在课堂上提了一个难题,结果一大半同学都被罚站,看架势就要“全体起立”了,老师眼睛瞄了我,快步走到我的桌前,用手指重重敲了两下桌面,我惶恐不安地站起来,颤颤地说出了不太自信的答案,数秒的宁静,只听得到他匆匆走向讲台脚步声,之后见到的是他露出一丝难得而又满意的微笑,“好极了!全体坐下!”

老戴在高一期中考试后突然造访我家,父母始料未及,按照母亲的说法是家里太乱,来了贵客大有不敬,父亲倒是处之泰然。老戴一进门就面露惊讶之色:“老郑,你们家房子这么小我没有想到!与我想象中大不一样啊!”父亲解释说这是单位宿舍,小户型。我怪父亲没跟老师坦白,很想插嘴说,我们家还分有一套大户型,给爷爷奶奶带着姑姑姑父住着呢,但终没说出口。

父亲不抽烟,家里有烟却不善保管,老戴接过一支吸了一口就灭了,说还是自己的烟对口味,后来父亲发现那烟受潮了。老戴与我父亲边聊边喝茶,聊到了我的学习成绩,聊到下学期对我的期望,也聊到一些家常,我手足无措,如坐针毡般陪坐一旁,精神高度集中,时而拘谨地应对两句。茶过数巡,似渐入佳境的老戴忘却首次家访的生疏和客套,说了句让父亲倍感有面儿的话:“老郑,我与你谈得来,就不客气问一句你们家的茶叶是哪里买的?好喝得很!我迟迟不走确实舍不得浪费泡的这杯好茶啊!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父亲大笑,说,这是江南马坑的茶,采摘得晚,味道醇厚些。自此,父亲与年岁相差无几的老戴成了好朋友。

高二分班,我离开戴老师,去了二班。虽然老戴不是我的班主任了,但早晚遇见他,我还能读到他眼神里的那份关爱。高考填报志愿前,我无意间遇见老戴,因考得不甚理想,本想问候他一下即离开,但他似乎看出我的郁闷和纠结,仔细帮我分析可选择的几个学校和几个专业的利弊,让我笃定选择理科电气专业。我虽然后来在金融、艺术上相继深造,又从事过金融、地产、服务行业,但理科的逻辑思维方式确实让我受益匪浅。

我结婚时,老戴亲临婚礼现场,送来祝福。七、八年前,老戴来京看儿子,我们师生得以相会,相谈甚欢。近年,我们这些安庆籍的在京同学几乎每年都要与戴老师聚一次。33年前我入学的时候,哪会想到那位我最敬畏的老师会成为我终生的良师益友。

◆心动时刻

神秘的字条

吴国华

我小时体弱瘦小,有那么一年整天干咳不止,不仅自己难受,还吵闹着别人。父母带我多次去医院,就是治不好。后又托人求助隐居乡野的郎中,还是难见其效。那阵子我一天不知要咳嗽多少次,每次咳嗽起来没个三五分钟是歇不下来的,总是鼻涕拉乎、眼睛红肿泪汪汪的,那难受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。

一段日子后,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我那种咳嗽是治不好的了,会夺走我的命。唯母亲一直坚守不信,对我从未放弃。我仍旧是母亲的跟屁虫,每每跟随母亲去哪里,人未到咳嗽声便早被人家听到了。

一天,一张不知从哪来的小纸条被神秘地传到了母亲的手里。皱巴巴纸条上写的是九个字:“抓紧弄红烧芦花猫吃。”这九个字是费了很大心事捉摸出来的。写这张纸条的好心人究竟是在何种状态下,又是费了怎样的心思与周折把它传递出来的呢?接到这张纸条的母亲如获珍宝。坊间“单方气死名医”这句话流传甚广,母亲

很认可,对单方信奉得很。我幼年得疳积,打针吃药效果甚微,后来就是采用单方给治愈的。

母亲整个身心扑在寻找芦花猫上。正是大饥饿年代。十户人家难见一户养猫的,更何况是只芦花猫呢!

母亲在谋求芦花猫的过程中花费了多少心思,求了多少人,我是一概不清楚的。但过了小半年之后,那盆特别香的猫肉端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是三天内分六餐吃完的,当然我并不晓得那是一盆猫肉。大约两个礼拜之后,我的干咳声竟然奇迹般地减少起来,再大半年之后,那干咳声悄悄地隐匿了,没和我打招呼,说走就走了,再没回来过……

母亲仙去一年多了。她在世时始终没弄清那好心人是谁。如今,我偶尔咳两声时,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盆猫肉,更会想到那个出具纸条的好心人。

我的咳嗽果真是猫肉治好的吗?我不敢确信,但我宁愿相信。